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文库》 总摇摇序

杜摇巍

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之，慎思之”，说的是在治学穷理中，“学”与“思”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学”一般指了解事实、获得相关的知识，“思”则是从事实和知识中获得全面深刻的道理。“学”是“学其事”，“思”是探究其“所以然”。“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思”是“学”的必然要求和深化。学有所思，思有所学，才会有收获、有所得、有所用。大凡有创新、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研究者经过由“学其事”到“穷其理”的过程，是“学”与“思”的成果。我校的学术丛书名之曰“学思文库”，就蕴涵此义。也许，我们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学思文库”的出版，倡导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

近年来，学校确立“质量立校、科研强校”的发展思路，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和资助力度，确定科研重点和主攻方向，整合资源，打造学术团队等一系列措施，为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学思文库”为我校教师展示学术才华、推出学术成果提供了园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思文库”丛书的编辑出版，对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提

升教师队伍的实力，扩大学校的影响和知名度，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思文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学术文化的原创性和多样性，我们想要展现给读者的，是那些能彰显出学术研究的个性和理性的见解和理论。凡我校教师的学术成果，只要体现出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态度，观点新颖，材料翔实，逻辑严谨，论证有力，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队的研究成果、专著、论文，均在文库所收之列。

衷心希望我校教师静心于书斋，潜心钻研，著书立说，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充实和丰富“学思文库”。我们力求把高水平、高质量的论著奉献给读者。由于经验不足，知识水平有限，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憾，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前摇摇言

我国历史上地方志的出现，比正史要晚些。据说晋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乃最早的方志；或以为唐代李吉甫所撰之《元和郡县志》为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地方总志。这两部志书，距今都已千年以上，可谓久远。比之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方志自然只能称小。但其数量之繁多，包罗之广泛，材料之丰赡，又是正史无法与之比俦的。有了数量庞大的方志，我们才可能在正史所描述的历史轮廓的基础上，更具体、更生动、更真切地认识那些已经远去的岁月的本相。正史好比人身体之动脉与静脉，是生命运行的大通道；而方志则好比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虽然细微，却使生命具有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志是我们认识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正是因为有了这无数的方志，才使得我们民族的历史显得更加鲜活。在我们民族世代生生不息，不断继承、发展的进程中，方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功利主义的眼光来考量它，那么方志中无疑蕴藏着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吸纳，以作为培育现代中国人健康灵魂的营养品。这正是我们选注清代《普洱府志》的目的。

普洱府的设立，是两百多年前的事，而有关普洱的记载则有两千多年了。《吕氏春秋》云：“伊尹四方献令曰：产里以象牙、短狗献。”“产里”（即“车里”）这个地名，与今之西双版纳有较多的关联，但与普洱也并非无缘，因为二者后

来的联系实在太密切了，所以有人认为“普洱即古产里地。”但由于地处边陲，偏居一隅，交通闭塞，自秦汉至宋以前，普洱只有归属而未设治，直至元明内附，设土司管理。至元三十年（1293年）设撒（车）里路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车里军民府，洪武十九年（1386年）改为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普洱、思茅、西双版纳由其管辖。清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设普洱府，辖宁洱县（今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并辖普藤、猛旺、整董、猛乌、乌得五土司、版纳地方）、思茅厅（车里、六顺、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阿、猛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八版纳地方隶属思茅）、威远厅（今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他郎厅（今墨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宁洱县为府治，成为边地大郡，所辖范围包括今思茅市之大部及西双版纳之全部，还有部分在今之老挝共和国境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设迤南兵备道于普洱，辖二府（普洱府、临安府）、二州（元江州、镇沅州）。普洱“山川雄秀，城郭坚完”（郑受山：《道光普洱府志·序》），设有总兵，有镇兵驻防，成为西南边防重镇，同时也是政治、军事中心，还是著名的普洱茶的重要集散地。

清代曾先后编纂过三部《普洱府志》。它们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府郑绍谦组织编纂的道光《普洱府志》（此志被后纂的府志称为“旧志”），道光三十年（1850年）知府李熙龄组织编纂的另一部道光《普洱府志》，以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知府陈宗海组织编纂的光绪《普洱府志》。三部《普洱府志》承续，关系密切。郑志编成后不过十年工夫，已“残缺大半”，早已不存于世，但其中许多资料为后编志书

所采用，则是确凿有据的，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李志离郑志仅十年时间，其资料一方面是编纂者搜罗、采访所得，另一方面就是对郑志残编进行“应损者损之，应益者益之”的加工改造。陈志成书于清末国家积弱积贫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情势危殆，身处国难当头的主编者对编写府志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时局日异，抚此土者，果何以安内攘外，毋使非族之窳我人心，溃我藩篱，夺我利源，安其常以制其变，则此书亦犹乎萧之图籍，丙之边事条按，而未尝非筹边之功也。”（陈宗海：《续修普洱府志序》）他的编写态度也是十分严谨的：“欲有以考于古，征于今而信于后。”（同上）此志由六十多人历时三年编纂而成。光绪《普洱府志》对前两部志书既有承续，又有变化，对道光以后的事迹“稽之考之”，而对原有材料“删其繁，补其阙”；体例上“一仿省志”（即《云南通志》），对道光志作了较大的改变。道光《普洱府志》将内容分为十二类，每类一卷，每卷下分若干子目，一共七十四目。光绪《普洱府志》编者将道光《普洱府志》中繁冗而与普洱府无关之材料删去，又将遗漏未载的材料增补载入。全书分为十三志五十一卷，每卷一目，共五十一目，以志统目，内容较前者丰富。其十三志为：一、天文志；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食货志；五、学校志；六、祠祀志；七、武备志；八、秩官志；九、选举志；十、人物志；十一、南蛮志；十二、艺文志；十三、杂志。

光绪《普洱府志》分类较为合理，按旧方志的要求，全面记述了普洱府自然、人文、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相关内容。其中有一些内容，在今人看来有的或许已陈腐不堪，有的繁杂琐碎，有的观点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这完全是顺

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时势推移，万事皆变，我们用与古人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持有不同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结论，乃正常之事。诚如刘勰所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说的虽是文学，但用之于志书也无不妥。我们不难发现，两部清代《普洱府志》都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和鲜明的情感色彩。府志编纂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参与起义斗争的民众称为“贼”、“贼人”、“寇”、“逆”、“匪”等，对少数民族则以“獯”、“猺”、“蛮”等贬侮性的词语称之。这在《武备志》和其他一些志中屡见不鲜。这正好印证了斯大林“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的论断。一部方志要让古人、今人都满意也是勉为其难的。另外，清代《普洱府志》还有些部分瑕瑜互见，如《人物志》之“仙释”、《杂志》之“异闻”，多为荒诞不经之文，对古人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但总体而言，清代《普洱府志》仍是瑕不掩瑜，可取者甚多。

有鉴于此，我们在选编时，尽可能选择那些具有史料价值又可资今人参考、借鉴的材料，对那些意义不大又难考其真实性，或虽然真实，但于时无补的内容则少选或不选。选目如次：一、天文志**摇**二、地理志**摇**三、建置志**摇**四、食货志**摇**五、学校志**摇**六、武备志**摇**七、南蛮志**摇**八、艺文志。其中有的全文录入，有的节选部分，视各志情况而定。选文以光绪《普洱府志》为主，参之以道光《普洱府志》（少数内容如《艺文志》则两志并举，各有侧重），择善而从。每志之前均有一段长短不一的《说明》文字，简要介绍该志的内容，以使读者了解其概貌；其中也有一些评述性文字，体现了注者的见解态度。我们希望能公允、平正地评价历史，

但文不逮意或判断失当之处也许在所难免。

本书是我们几个人合作的成果，虽竭力而为，终因学识浅陋，加之资料匮乏，错误乖谬之处，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教。

各志注释分工如下（以编注志书顺序为序）：

刘摇皓：天文志摇地理志摇食货志

李摇莲：建置志摇南蛮志

邓启华：学校志摇艺文志

赵泽洪：武备志

编摇者

2006年12月

凡摇摇例

一、本书选注内容以光绪《普洱府志》为主，兼取道光《普洱府志》为参证。

二、本书顺序以光绪《普洱府志》为序，为保持原貌，各志名称依旧不易。

三、注文以解释字、词为主，少数难解语句也简述其义，以便于读者阅读。

四、注文力求简洁易懂，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更好地理解原意，少数地方也加以引证。

五、对同一志中反复出现又需要注释的内容，一般在首次出现时加以注释，以后则不注或标以“见××注”，以免累赘。

六、对原文的谬误和错字、错简，一般不作考证，只在注文中作简要说明。

七、本书采用简化字排印，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通用字，通假字保留不变，在注释中注明。原志书中有许多通用字、同音字混用，选注者尊重原文，未作删改，如“猛”、“孟”、“勐”；“车里”、“徹里”、“彻里”、“产里”、“撒里”；“交趾”、“交趾”；“贮”、“储”；“汇”、“会”；“按”、“案”；“打乐”、“打落”、“打洛”；“猓”、“猓”；“猓夷”、“摆夷”等。

八、书中出现的“按”、“谨案”为原文，少数括号内文字为注者按，另行在注释中注明。

九、本书在注释中参考过多种历史文献、资料和《思茅地区志》、分志及部分县区新编志书的有关内容，注中并未一一注明，书末附有参考文献。

(旧)道光《普洱府志》序

郑绍谦

道光十有六年丙申夏，余由国史馆提调奉命出守临安。越庚子春，移官普洱。捧檄之初，窃以兹郡素称边要繁剧，非可猝理，恒兢兢滋虑焉。既下车，见其山川雄秀，城郭坚完，边圉安谧，中外恬熙。其吏治简穆有条，其士习诚笃有守，其民风驯朴不浇，其物产繁昌衍茂，其疆域控制二千三百里之遥，而关隘、汛塘声气联络，其齿统计一十八万人之众，而茶山、盐井税课充盈。乃知此邦肇造以来，纵僻处南陲，抑亦守土者所可借手报畧也。虽然，不有志乘纪之，其何以备一方掌故，上昭圣天子揆文奋武，声教四讫之郅治乎！

夫郡国之有志也，始于常璩《华阳国志》，至宋大中祥符官撰吴郡图经。厥后，通都大邑，代有作者。而要，志之为义，归于扶翼世教，提摄人心，传之方来，足资观省，正不徒思垂空文，用以侈古今沿革之由来，明政治损益之陈迹已也。

窃维普郡自我朝雍正七年设府，迄今百十余年矣。前之官斯土者，屡因边务旁鹜，未遑及此，而欲识其建置之所由，昉典礼之所由隆与夫学校、兵防、经费、课程诸大端及官制、人物、山川、风俗，以为率为由之准，考镜之资，不唯茫然无所据，且虑其久且就湮，纂辑未由，良深慨叹。因于簿书钩稽之暇，爰述旧闻，网罗放失，与二三君子综览方策，搜

括远近，证以汉、唐、元、明诸史，并旁摭先儒记注及滇中杂记各遗编，核其事于信而有征，撮其要于简而能赅。仿照《大清一统志》及《云南通志》，裒为是集。维时观察迤南为黄仙嶠先生，同年鸿极淹雅，得以朝夕就正，补此百年缺典，勒为一郡成书，岂非幸欤！始事于是年三月，迨至是年八月，抄写人用讫乎工功。嗟乎！史才之难，自古已然。刘勰云：“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郡国之志亦何独不然哉？

曩者，东观校书，分纂山东、四川、广西一统志，业经次第，缮本恭呈御览；嗣充提调，复辑直隶、江苏等志，功未告藏，旋膺外职，乃益信史与志之难，不难于援古而难于证今也。兹阅道光六年续修《云南通志》，奉檄采访郡人所集四属志稿，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究不足为善本。余又学植謏陋，未能殫见洽闻，旁征远引，弗克润色鸿业，用备辘轳，聿新斯文之光耀然。而就普志普，传闻未远，稽历代之典故，赅产里之遗文，亦欲言择雅驯，义宗简要，事求信今而传后，而分门编次。力与愿违，繁芜冗闳之病，知难免焉。后有君子，擅班马之清才，而匡余所未逮；秉董狐之卓见，而发余所未言。悠悠我思，不胜翘佇之至。谨序。

道光二十年仲秋月望前三日，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调署云南普洱府、事临安府知府、前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提调、文渊阁校理、癸巳、丙申两科会试同考官，丁酉科云南乡试内监试、桂林郑绍谦受山氏撰

道光《普洱府志》序

李熙龄

普郡自古不通中国，至商周为产里之地，始入献方物。两汉唐宋以来，未列版图，元始内附，置彻里军民府，后改车里，置木朵路。明置车里宣慰司，属元江府。我朝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初置普洱，又以思茅等六版纳设流官，而宣慰则统辖焉。十三年，置宁洱县为郡治。乾隆三十五年，以镇沅之威远、元江之他郎来属，居然边地之大郡也。况有镇兵居之，声威大震。官斯土者，弹压抚绥，尤有不易易者乎！

顾自设郡以来百余年，并无志书。道光二十年，郑受山前辈涖任，方纂辑成书。惜残缺大半，存者又多失检，且隔十余年，其中应增益者亦复不少。余自己酉冬奉命由徵江调任兹郡，下车后，披阅残编，慨然以此事为己任。其应损者损之，益者益之，越一年而告成。非敢云尽善也，特以搜罗既广，而复加以采访，审之又审，以期于确，庶几续成全编，足以兹郡之缺典云耳。是为序。

道光三十年庚戌岁孟冬月上澣谷旦，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特调云南普洱府知府前吏科给事中、翰林院编修覃恩加一级、议叙加二级、随带加一级江右李熙龄撰并书

光緒續修《普洱府志》序

陳宗海

昔蘇子由序元祐會計錄，謂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无不具者，獨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且引蕭何、丙吉之收圖籍案邊事，以成功者爲之徵。嗚呼！可謂知言矣。夫方志之書，所以備一方掌故也。其巨者，如政治之得失，風俗之善敗，與夫山川疆域之形勝，食貨、度支之繁，邊防、軍政之宜，網羅放紛，細破無內，使爲治者得以詳核焉，而求其是。所謂欲觀其迹，則於其所燦然者是已。

宗海竊不自揆，私欲有以考於古，徵於今而信於後。雖才有不逮，而孜孜焉若恐弗及。士君子慎度身世，當計其事可行與否，不必一切趑趄遜謝，懼而不爲。其道亦若是焉耳矣。故丞騰越，守麗江，皆以修志爲當務之急，蓋自普洱志成而宗海且三成其書矣。

考普洱志創修於前太守鄭公紹謙道光二十年，太守李公熙齡重修之。咸同兵火，典籍煨燼。亂離之後，因時制宜，一切政治各有變更。子由所謂“久而易滅，多而易忘”者，竊滋懼焉。因於政事之余，與二三同志稽之考之，刪其繁，補其闕，並變李志之舊，而體例一仿省志。非敢短人炫己，亦行其義之所安而已。計纂於丁酉，梓於己亥。一切經費皆捐廉爲之，只以時日倉卒，焉烏挂漏之訛，誠所不免。然持

较旧志又详且备乎！抑更有进者，普洱之为地边之边者也。往时边患仅蛮夷耳，今则法据越南，自两乌达猛烈，已出普洱。之后英吞缅甸，由勐艮达车里，而思茅适当其冲，互市通商，时局日异。抚此土者，果何以安内攘外，毋使非族之觊我人心，溃我藩篱，夺我利源。安其常以制其变，则此书亦犹乎萧之图籍，丙之边事条按，而未尝非筹边之功也。

光绪二十有五年秋九月知普洱府事会稽陈宗海撰

目摇摇录

总摇摇序	杜摇摇巍	(1)
前摇摇言		(1)
凡摇摇例		(1)
(旧) 道光《普洱府志》序	郑绍谦	(1)
道光《普洱府志》序	李熙龄	(1)
光绪续修《普洱府志》序	陈宗海	(1)
一、天文志		(1)
摇摇 (一) 星摇摇野		(2)
摇摇 (二) 气摇摇候		(3)
摇摇1. 宁洱县		(4)
摇摇2. 思茅厅		(5)
摇摇3. 威远厅		(5)
摇摇4. 他郎厅		(6)
摇摇 (三) 祥摇摇异		(6)
二、地理志		(14)
摇摇 (一) 舆摇摇图		(15)
摇摇1. 普洱府图说 (附图)		(16)
摇摇2. 中外分界图说		(25)
摇摇 (二) 疆摇摇域		(31)
摇摇1. 普洱府		(32)
摇摇2. 宁洱县		(33)
摇摇3. 思茅厅		(33)
摇摇4. 威远厅		(33)
摇摇5. 他郎厅		(34)

摇摇 (三) 山摇摇川	(35)
摇摇1. 普洱府属诸山	(37)
摇摇2. 普洱府属诸水	(55)
摇摇 (四) 形摇摇势	(60)
摇摇1. 普洱府	(61)
摇摇2. 宁洱县	(62)
摇摇3. 思茅厅	(64)
摇摇4. 威远厅	(65)
摇摇5. 他郎厅	(67)
摇摇 (五) 风摇摇俗	(68)
摇摇1. 普洱府	(69)
摇摇2. 宁洱县	(69)
摇摇3. 思茅厅	(69)
摇摇4. 威远厅	(70)
摇摇5. 他郎厅	(70)
三、建置志	(78)
摇摇 (一) 沿摇摇革	(79)
摇摇1. 宁洱县	(81)
摇摇2. 思茅厅	(82)
摇摇3. 威远厅	(83)
摇摇4. 他郎厅	(84)
摇摇 (二) 城摇摇池	(85)
摇摇1. 普洱府城	(85)
摇摇2. 攸乐城	(88)
摇摇3. 思茅厅城	(88)
摇摇4. 威远厅城	(89)
摇摇5. 他郎厅城	(90)
摇摇 (三) 邮摇摇驿	(91)
摇摇1. 邮驿	(91)

摇摇2. 设铺	(91)
摇摇3. 邮程	(93)
摇摇 (四) 关哨汛塘	(94)
摇摇1. 普洱府宁洱县普洱镇中营	(94)
摇摇2. 思茅厅普洱镇右营	(95)
摇摇3. 威远厅威远营	(96)
摇摇4. 他郎厅普洱镇左营	(98)
摇摇 (五) 电报	(99)
四、食货志	(100)
摇摇 (一) 户 口	(101)
摇摇1. 宁洱县	(102)
摇摇2. 思茅厅	(103)
摇摇3. 威远厅	(104)
摇摇4. 他郎厅	(105)
摇摇 (二) 田 赋	(105)
摇摇1. 宁洱县	(108)
摇摇2. 思茅厅	(111)
摇摇3. 威远厅	(113)
摇摇4. 他郎厅	(115)
摇摇 (三) 积 贮	(117)
摇摇1. 宁洱县	(118)
摇摇2. 思茅厅	(126)
摇摇3. 威远厅	(127)
摇摇4. 他郎厅	(128)
摇摇 (四) 课 程	(128)
摇摇1. 宁洱县	(131)
摇摇2. 思茅厅	(131)
摇摇3. 他郎厅	(132)
摇摇4. 威远厅	(132)